

啟蒙人文主義者的批判： 評關子尹《徘徊於天人之際： 海德格的哲學思路》

楊德立*

摘要

關子尹《徘徊於天人之際：海德格的哲學思路》共收十一篇長論文，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篇從未發表的長文。三篇內容皆論及海德格整個思想生涯，但就問題意識而言，則偏重海氏後期旨趣，而且內容具延續性，值得一拼閱讀及討論。

通過對新三篇的闡釋可見，此書並非單從釋義的角度來談論海德格哲學。經過全書梳理各種在海德格哲學中極為斑駁甚至跡近奧密的主題及義理後，其理論後果得以客觀且具體地呈現眼前，而作者則對此作出了極為全面、深刻且嚴厲的批判。對海德格的整體批評，主要為兩點：一，海氏對主體性的批判過於嚴苛，連帶對個人能動性所構成的個人責任亦過於輕視；二，海氏對人類理性過於不信任。這兩要點遍佈全書，在某些篇章特別明確，而這些批評，實立足於一個具有現代啟蒙精神的人文主義者的立場之上。

關鍵詞：關子尹、海德格、啟蒙精神、人文主義

* 楊德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學者。

投稿：111年1月25日；修訂：111年4月28日；接受刊登：111年8月12日。

**A Critique from an Enlightenment Humanist:
A Review of Tze-wan Kwan's
*The Way betwixt Being and Man:
On Heidegger's Philosophical Detours***

Tak-lap Yeung*

Abstract

Tze-wan Kwan's *The Way betwixt Being and Man: On Heidegger's Philosophical Detours* contains a total of eleven long essays, the most notable of which are the three long essays that have never been published. All three articles deal with Heidegger's entire intellectual career, but in terms of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they focus mainly on Heidegger's later interests. Therefore, they are worth reading and discussing as a whole because of the continuity in content.

Through the exposition of the three new essays,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book does not discuss Heidegger's philosophy merely for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his concepts and statements. After sorting out the various themes and meanings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which are extremely diverse and even close to esoteric, the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are revealed concretely and objectively, and,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rovides an extremely comprehensive,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profound, and severe critique of them. The overall criticism of Heidegger is mainly about two points: first, Heidegger's criticism of subjectivity is too strict and, consequently, he underestimates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constituted by individual spontaneity; second, Heidegger is too distrustful of human reason. These two points, while more explicitly stated in some chapters, animate the whole book. I argue that the criticism 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umanist with the spirit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Keyword: Tze-wan Kwan, Heidegger, enlightenment, humanism

啟蒙人文主義者的批判： 評關子尹《徘徊於天人之際： 海德格的哲學思路》

楊德立

積厚四十年、超過六百頁的《徘徊於天人之際：海德格的哲學思路》，收錄了關子尹教授從八十年代至今大部分關於海德格的學術論文。不計前言後記，共收十一篇長論文，雖有修訂，其中八篇的主要內容已曾以德、英、中等語言發表。而最讓人注目的，是書中三篇、共計近一百八十頁從未發表的長文。三篇論文名字皆甚長，包括〈海德格思想與神學前後的繆轡及其晚後的「天地人神」四合學說〉（下稱〈神學〉）、〈海德格的納粹往跡及其「反猶」爭議〉（下稱〈反猶〉）、〈海德格的文化批判：「存在史」、科技的「機括」及文明的「桎梏」〉（下稱〈文化〉）。此三篇內容皆涉及海德格整個思想生涯，但就問題意識而言，算是偏重海氏的後期旨趣，而且內容有延續性，值得一拼閱讀及討論。¹由於其他文章早已出版，筆者於此先把新三篇視為一整體疏理，再依此對全書作一整體評論。

¹ 〈反猶〉可算是較為中道，兼顧了前後期的思想演變。

壹、新三篇闡述晚期海德格思想要旨：神學、反猶、存在史²

近六十頁的〈神學〉，是要回應「海德格是否有一種神學思想」此一疑問。海德格出身於天主教保守家庭，入讀弗萊堡大學神學系並想過要成為神職人員，後來轉向哲學，並建立出一套自成一格的哲學。有論者認為其哲學屬無神論甚至反神論（Gegentheologie）³，然而也有人認為其思想宗教及神學味道甚濃，甚至是一種披上哲學外衣的神學。早期學生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在《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提到，雖然海德格不言上帝，但還是「太像個神學家了」。⁴無論評價如何，海德格思想確實與神學及基督宗教思想糾纏不清，而晚期關於「天地神人」之「四合（或四方域）」（Geviert）思想，更不諱言「神」作為構成存在界域的一端。當然，這個神並不是基督宗教中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人格神，從他用上「（眾數）神」（Götter）或「具神聖者」（Göttlichen）已可知一二。⁵

〈神學〉一文正是從海德格在神學與哲學之間的徘徊切入，細述海氏早期到晚期對兩者的理解與判斷，並以其批判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實是「目中無神」（Gottlosigkeit）為主軸，闡明其思想與一般神學思想的

² 下文雖然分別闡釋新三篇之義，但讀者可視之為一個整體來理解，這樣方較易理解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以及海德格同一性思維的大體方向。

³ 德爾佩（Alfred Delp SJ）：「說到底，這種哲學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沒有『上帝』的『神學』[...]。這莫非一種反神學（Gegentheologie）？」原文：Alfred Delp SJ, *Tragische Existenz. Zur Philosophie Martin Heidegger* (Freiburg i. Br.: Herder, 1935)。轉引自關子尹（2021），頁 387。

⁴ 洛維特同時提到，海德格似是個如里爾克般能寫出 *Geschichten vom lieben Gott* 的神學家。當然，里爾克並非神學家而是詩人，洛維特是想突顯海德格兼具宗教關懷與詩人才情。見 Löwith（1986：28）。

⁵ 關子尹（2021），頁 413-414。

不同及不相容處。從闡釋海氏早期對基督宗教相對包容，直至晚期轉趨嚴苛，關先生筆鋒一轉，將海德格一己對神學的態度與理解，拉闊至西方文化史的層面，使其跟馬丁·路德的「隱匿的神」(deus absconditus)⁶以及希臘傳統作為西方形上學思想「第一開端」(erster Anfang)作對比，以分析海氏構想的「另一開端」(anderer Anfang)，亦即在精神尋根旅程以後，得出的精神出路——因為從「科技」背後的「機括」(Machenschaft)可見，西方形上學發展至現代已入絕路。通過詳盡的歷史與思想剖析，〈神學〉呈現給讀者一整全模樣，說明海德格如何理解「神」，以及如何變奏出四合思想，以烘托出隱於四合之後、冉冉漫衍卻又無可名狀之「存在」(Sein)。⁷

表面來看，〈反猶〉一文是要評判海德格是否「反猶份子」，並評價其思想方面（而非政治或個人操守上）的功過，然而此文涵蘊的意義，實遠超評斷海氏於政治決斷上的是非得失。文章先回顧海德格與納粹的種種軼轍，到中段開始剖析反猶主義多面意義。從「經濟反猶」及「文化反猶」，推展至「形上反猶」的層次，並對《黑色筆記本》抽絲剝繭，論證海德格思想中潛藏的「形上反猶」傾向。

學者 Donatella di Cesare 在其 2014 年著作《海德格及猶太人：黑色筆記本》(*Heidegger and the Jews: The Black Notebooks*)，也試圖結合海德格個人歷史與其思想跟西方思潮關係，論證其反猶乃是「形上反猶」(metaphysical anti-Semitism)，不同的是，關先生是從海德格思想內部邏輯入手，論證其形上反猶傾向，與其晚期發展出來的「同一性思維」(das tautologische Denken)密切相關。這論題是關先生的「拿手好戲」，因其隨黑格爾及海德格專家蒲格勒教授(Otto Pöggeler)撰寫的博士論

⁶ 關子尹(2021)，頁406。

⁷ 可與晚期思想中的極重要的概念「本然」(Ereignis)相提並論，詳見於〈文化〉。

文，題目正是《海德格詮釋學現象學與同一性思維》（*Die hermeneu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das tautologische Denken Heideggers*）。關先生將此這論題擴展至海氏政治思想，指出他把同一性思維運用到現實政治判斷之中，因而得出美國和蘇俄實「形而上地同一」的結論——兩者皆對科技有一種無盡追求，借以對蒼生施行無理操控，正是人類崇尚科技及計算性的「機括」之範例。

「機括」一詞，原指控制箭矢發射的機件，引申為操控事物的機關或權力；海氏之「機括」，簡要地說即是一種植根於古希臘、他稱為「第一開端」的形而上思想而發展出的現實結果（甚或可稱「命運」），而這個結果的意義，在於把一切的存在者皆視為可役使之物。當把「機括」概念應用到政治之上，亦即把「形而上學作為後設政治」（*Metaphysik als Meta-Politik*）⁸來理解，則一切政治現實的結果，最終都會被歸咎於源自自古已有之的形上學思想，以及基於這種思想而既定了的命運。依此，政治現實可化成「存在史」（*Seinsgeschichte*）展現自身的其中一環。

順此邏輯，個體行為亦可化歸於「存在本身」，那麼，一己於時代種下之罪孽及責任，豈不可諉過於時代，甚至更宏觀的存在歷史？關先生最後以雅士培對德國人罪過問題（*Die Schuldfrage*）的反思，突顯晚期海德格試圖通過對「存在史」的思索來開脫個人責任之不堪，並予以極為嚴厲的批評：「這一種極盡歪曲的思想可理解為表現於政治文化層面的『同一性思維』（……）海德格把猶太問題的『形而上化』，其實是最不願意承擔形而上罪業的最佳實例！」⁹然而，我們一直提到「存在史」這概念，似乎一切皆可盡歸於此，但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存在史」可說

⁸ 關子尹（2021），頁 455。

⁹ 關子尹（2021），頁 467。

是海德格後期思想的核心，其內涵極為複雜，需要結合下一篇才能進一步釐清。

〈文化〉一文視野甚闊，處理海德格後期的「存在史」觀念，並從此引申到影響西方乃至人類文化發展至今的核心問題，亦即科技文明對人之存在的宰制關係。〈文化〉先從「存在史」或「存有的歷史」一詞在海德格思想發展中的變化，分析出其具體意思。基本上，晚期海德格把「存在」視為一切現象、或一切現象得以可能的根基，而「存在史」所指，「即根本就是冉冉漫衍中的『存在』自身」。¹⁰由於存在本就是默默無言、隱然難見，人能只通過世事而隱隱覺察其在「背後發功」，因此當談及所謂「存在史」時，實難以離開人的「文化史」。

當然，若說吾人一般難以覺察包含萬有的存在，即使有所領悟亦難以確實把握，那麼從「文化」來探索「存在」，無疑仍是以管窺天。為求能進一步昭顯存在，晚期海德格再鑄造另一玄之又玄的詞彙：本然（Ereignis）。「本然」一詞概念內涵複雜含混，而海氏鑄詞時還考慮到詞源關係及其他引申意義，令一般讀者難以把握其真義。關先生以其深厚語言功力，為讀者開顯海氏選詞的用心，特別是以本然與「帶出」（名詞：Austrag）的關係，說明本然實是指萬象從隱然帶出至（動詞：austragen）顯然的過程。

至此，我們多了解一點海氏用心，實是要透過人類文化從稀疏淡薄發展至顯明濃郁的過程，側顯、反襯隱然在後的存在或本然。這著猶如以手指月，借文字為教，但法乃在月，需要一點禪機智慧才能得解。而海氏選「機括」來點明此理，筆者看來，乃因計算思維帶來的科技文明，是近代人類文明中最醒目之事。如上所述，「機括」是一種科技和計算思維的成品，實際上帶來人類文明，本應不必然對人有害。然而對海氏來

¹⁰ 關子尹（2021），頁 475。

說，機括不是由人所創，而是存在借人之手而顯現於世的。機括指向「那出自存在但客觀化為歷史文化現實的技術學框架」¹¹，因此機括常與另一更具限制意味的概含「桎梏」（Ge-stell）相題並論。

「桎梏」多見於批判科技與技術的議題，指稱科技及科技思維對現代人形成的框架作用（因此也有中譯為「座架」、「構架」），暗含操控與形塑他者的意味。Ge 這前綴在德語中代表集合、收集，而 stell 來自動詞 stellen，意即置放、擺佈，因此合起來可理解為「集中擺佈」（孫周興因此譯為「集置」）在科技時代下人藉著科技和計算思維不斷為生活、存在套下框架，務求使一切落入「可防可控」的範圍，造成難以覺察卻又無遠弗屆的宰制。是以，海氏甚至用「捕獵獸」（Raubtier）來形容現代人的存在本質，而我們的捕獵本能正是借科技及其背後的計算思維來肆意橫行。¹²

要超脫這種「桎梏」，需追本溯源，了解其起現的原初模樣，再跟今天的樣態連接，方能對症下藥。海氏一方面追究「桎梏」概念的古希臘源頭，即「自然／生長」（φύσις, physis）與「技藝／科技」（τέχνη, technē）的對立關係；另一方面，在討論當世政治（如美蘇關係）與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時，借桎梏概念批評當世各種藉科技發展來對人類施行的操縱與擺佈。

以上分析顯出，海氏如何以其宏大而幽玄的哲思作出「文化斷症」。然而在「對症」之後，他所下的「藥」又是什麼？極簡言之，海德格以一種鄉愁、復古的心態，極力重溯「第一開端」，再透過跟這開端「對話」甚至「對拆」（Auseinandersetzung），試圖開啟「另一開端」。要開啟新的可能性，憑藉的不是傳統理性和形而上思維（甚至不應如尼采般試圖

¹¹ 關子尹（2021），頁 497。

¹² 關子尹（2021），頁 498。

將之「倒轉」)，而是以一種詩的思維、詩的意態（以荷爾德林為例），回歸到鄉關與大地，以求達到「對事物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和「對奧秘敞開胸懷」（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以免在「役物」時反被「役於物」，並對存在於背後的神秘保持戒懼。

對於海氏有關科技、文化、乃至人類路向等深邃又曖昧的思考，關先生不獨作了甚為清晰翔實的闡釋，也作出極為嚴肅的批評。關於應對「機括」的掣肘，關先生認為海德格的所謂對策根本是「乏善足陳」。¹³ 海德格對主體性的分析與批判，無疑別具匠心，然而已有不少人批評，海氏的思維始終不能走出一己之自我，不獨無法真正了解他人，更遑論真實地與他者共活共在。而當海氏從早期注重每個存活個體的「此在分析」（Daseinsanalyse），轉到無所不包的「存在史」分析，一己存在的責任無疑在這套後期思想中已被「大而化之」，而關先生最反對正是這一點。

海氏因反對西方主體性思維，而終究無法賦與主體正面角色，是以使「人之為人」面對世間各式各樣的宰制、道德的災難、文化的危機，皆無法有一套正面處理的方案。借關先生之言：「海德格晚後提出的對現代文明的回應，儘管千迴百折，幾乎盡是空中樓閣，實非世人所能倚賴而對吾人面對的危機得以鬆解者！」¹⁴ 海德格晚期思想看似變得較為謙和，「對事物泰然任之」的態度也聽來灑脫，但背後運作的「同一性思維」，實是把人置於一無力的境地，「因為在後期海德格思想的籠罩下，一切世界中的努力都無從說起，和無從著手。」¹⁵ 關先生力陳，若一套思想只能「顯出一切之灰黯與無奈，而無法從實踐上指出任何現實可行

¹³ 關子尹（2021），頁 538。

¹⁴ 關子尹（2021），頁 551。

¹⁵ 關子尹（2021），頁 551。

的改善方向，則這肯定不是一套好的思想，和起碼不是吾人能輕易選擇跟隨的思想；因為這不是對錯問題，而是一息尚存的吾人於世上應如何存活，和應持甚麼態度去面對挑戰的問題。」¹⁶

貳、一種啟蒙人文主義的批判

評析這份量十足的著作並不容易，一來因為寫作的年代跨度甚大，二來題材廣闊，觸及面向極廣。筆者認為，從主題橫向劃分，可分為「海德格哲學內部問題」（第 1、2、5、6、9、10、11 篇），以及「海德格與其他哲學問題或傳統的互動」（第 3、4、7、8 篇）；而從時間縱向劃分，則可大致分為對前（第 1 至 4）、中（第 5 至 7）、後期（第 8-11）海德格哲學旨趣的析義。然而，由於關先生並不是以系統著作的方式撰寫此書，而是根據獨立標題成章，因此各篇章之間的關係推進，更多應由讀者自行串聯，以了解作者治海德格之學的用心。

通過上文對新三篇內容的闡釋，相信讀者已可知，關先生並不是單從釋義的角度來談論海德格哲學，而是通過梳理各種在海德格哲學中極為斑駁甚至跡近奧密的主題及義理，讓其理論後果得以客觀且具體地呈現眼前，並對之作出了極為全面、深刻且嚴厲的批判。

海德格著作總量浩大，研讀文獻的工作需花費大量心力，極易陷入海氏語言及思想迷陣而不得要領。筆者認為關先生能保持一貫清醒客觀，乃因先生即使治海氏哲學半生，卻從未成為海德格主義者（Heideggerian）。固然，海氏哲學於其哲學研究生涯具脊樑之位，但他對海德格的同一性思維卻未曾心悅誠服。他批評海德格的立場，更靠近一種近代啟蒙主義

¹⁶ 關子尹（2021），頁 551。

精神，如同卡西勒對海德格的批評，過於強調有限性而輕忽人的無限性，會動搖吾人道德能力的超驗根據與及文化創造的可能性。¹⁷

筆者以「啟蒙人文主義」概括關先生批評海德格時所持的立場，是因為其行文間流露出以理性為基礎的啟蒙精神，以及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立場，這兩點可謂與海德格哲學針鋒相對。因為海氏不相信理性可以作終極根據，才以「存在」取而代之，務求把人的地位「去中心化」（Dezentralisierung）或「偏心化」（Exzentrisierung）。而關先生對海德格的整體批評，卻正是基於以上兩點而開展：一者，海氏對主體性的批判過於嚴苛，連帶對個人能動性所構成的個人責任亦過於輕視；二者，海氏對人類理性過於不信任。¹⁸這兩要點遍佈全書，但在某些篇章特別明確，而這兩點的批評，實立足於一個具有現代啟蒙精神的人文主義者的立場之上。例如在〈黑格爾與海德格——兩種不同形態的同一性思維〉一文中，關先生判定，兩位同屬同一性思維的學者，黑格爾是過於嚴苛（stringent），而海德格則過於弛緩（lentient）。¹⁹若要不陷於極端而得一中道，關先生以反問的方式提供答案：「康德是否就是我們從兩種同一性思維的困境中各退一步而可達致的中道？〔……〕抑或，在兩套極端的同一性思維之外，吾人可以在其他文化的哲學傳統中找到另類的精神資源，從而打破黑格爾和海德格兩種同一性思維的僵局〔……〕？」²⁰另外，在〈文化〉一文更加明確說出：「在這裡我想強調一點，是海德格對主體性的批評，總是要上綱上線到一『存在』的層次提出。〔……〕這又帶出了極重要的疑問：海德格一方面固極力批評主體性，但存在跟前主體性是真的能主動嗎？抑或其實是被動呢？〔……〕若在海德格的構思

¹⁷ 參見關子尹（2021），頁 347、378-379。而關於卡西勒的態度，可見於 Cassirer（1931：14）。

¹⁸ 參見關子尹（2021），頁 446-470；551-556。

¹⁹ 關子尹（2021），頁 344。

²⁰ 關子尹（2021），頁 349。

下，主體真的無法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則儘管他口口聲聲要批判主體性，但這整套與同一性思維配合的理論是否曲線地和潛在地反而有為主體開脫之嫌呢？這一個莫大的弔詭，海德格將如何面對？」²¹從這一連串鏗鏘有力的質問，不獨來自於對海氏思維整體的深刻把握，也來自一個啟蒙人文主義者的信念。

參、還要不要讀海德格？

筆者以啟蒙人文主義概括關先生批評海德格時所持的立場，當非指一般而言，啟蒙時代過份相信理性而構成的樂觀主義立場。從另一著作《語默無常》的〈說悲劇情懷〉，關先生論及哲學的「無力感」與「悲劇性」時，已知他對理性能力界限的敏感與不樂觀：「哲學之為哲學，貴乎能『解惑』，也即能表現出一定的力量。而哲學的最大悲劇，莫過於一旦開展以後，終於察覺到理論本身的限制而產生『無力感』。」²²然而，揭示了理性根底的有限與無力，並不等於就要全盤否定理性，反之，這種劃界線工作，是使吾人不致對理性作過當的想像和要求的先決條件：「我們去除了對理性不必要的幻想，反而可在一合適的基礎上重新劃出理性應有的範圍，並還給理性其應有的公道。」²³所謂應有的公道，就是去釐清理性之權責，務求學懂「以理統情」（勞思光語）外，還能做到「以情款情」（關子尹語）。

字裡行間，關先生除不接受以海德格思想作為其思想基石，更提醒後來的研究者需慎重審視其影響力。他總結：「海德格思想富於革新，對西方哲學傳統帶傾覆性的疏釋，能振聳發聵，儼然當代西方哲學一大巨

²¹ 參見關子尹（2021），頁 546-547。

²² 關子尹（2008），頁 335。

²³ 關子尹（2008），頁 347。

靈。而其存在思維暗通於東方言造化之妙，更有無盡蘊藏。然以他學術性格之剛愎，其戰後就反猶議題言辭之閃爍，特別是其存在思維鎮攝一切之乖張，和由此帶出其對人類理性之輕慢，凡此種種，對於普世哲學社群而言，可謂功不補患。我們今日誦讀其著作，欣賞之餘，豈能不慎思再三！」²⁴只「功不補患」數字，已盡訴關先生對海德格哲學價值的整體判斷。

然而，這是不是就等於，海德格不值得我們再讀呢？答案似乎並不直白單純。關先生認為海德格思想整體與其中一些哲學洞見，在理論上可分開處置。例如在〈存在類比與海德格《存在與時間》著作計劃的廢止〉一文，就提出把「存活分析」自《存在與時間》的基本理論布局中抽離出來，以圖獨立觀察並發展之可能。依其所見，吾人或不需要非黑即白的全盤接受或否定海德格思想，因此亦不一定要承受，因其同一性思維引申而來的理論後果。即使整體上不認同海德格哲學，後來者仍可抽取當中一些部分加以發揮，而不必為海德格本人所設定的哲學議程所困限。²⁵

海德格其人其行、甚至其哲學思維作為一個「反面案例」，或許不值得我們學習，然而，其哲學影響鉅大，早已滲入不同學科不同問題，並不是我們能夠輕易繞道迴避。因此，我們或許更應該思考，如何面對而不是排拒這種「危險」思維。正如當今普世正尋求「與病毒共存」的方法，一味「圍堵」與「隔離」，終不是長久之策。當面對危機，要繼續尋求哲學思維帶來的力量之時，我們要做的，並非去製造一個無菌世界，而是讓每個個體也在自身的哲思道路上，有意識地培育自身能抵抗世界暴虐與荒謬的抗體。

²⁴ 關子尹（2021），頁 556。

²⁵ 參見關子尹（2021），頁 152-155。

參考文獻

- 關子尹 (2008)。《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21)。《徘徊於天人之際：海德格的哲學思路》。台北：聯經。
- Cassirer, Ernst (2013).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Bemerkungen zu Martin Heideggers Kant-Interpretation.” *Kant-Studien* 36, 1-2: 1-26. <https://doi.org/10.1515/kant.1931.36.1-2.1>
- Löwith, Karl (1986).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Ein Bericht.* 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